

目 录

唐代吐蕃文化史研究二三则	林冠群 / 1
布达拉宫馆藏多巴·扎西杰布所绘唐卡初考	旦增央嘎 班旦次仁 / 19
甘肃永登感恩寺明代宗喀巴传记唐卡研究	赵媛 杨旦春 / 39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三十五年藏文泥金《甘珠尔》经造办、流传与存藏考述	李若愚 / 117
以母范而兼帝范——普陀峪定东陵隆恩殿佛楼研究	王彦嘉 / 141
清代前期松潘河源道初探	张钦 / 162
从屯堡到番寨：明清青海同仁地区的聚落变迁与社会转型	许若冰 / 178
司徒班钦加德满都谷地之行与文化交往的考察	姚婧媛 / 192
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的人事管理档案及人事管理制度研究（1794—1957 年）	道帏·才让加 / 210
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库伦返藏考论	刘维栋 / 250
《究竟瑜伽鬘》摘译——金刚萨埵曼荼罗、智慧空行母曼荼罗、喜金刚曼荼罗、 无我母曼荼罗	张雅静 / 266

跨文化背景下尼泊尔离车碑铭的历史价值：过去、现在与未来

..... 阿闍黎·启昼、明霓 著 罗鸿 译 / 293

摘 要 / 315

Table of Contents

A Study on Three Topics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ubo <i>Lin Kuanqun</i>	1
A Preliminary Study of a Thangka by Mdo pa Bkra shi rgyal po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otala Palace <i>Tenzin Yangkar Paldan Tsering</i>	19
A Study of a Ming Dynasty Thangka of Tsong kha pa's Biography Housed in the Gan'en Temple, Yongdeng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 <i>Zhao Yuan Yang Danchun</i>	39
Notes on the Creation, Transmiss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Golden Ink Kanjur Made in the Thirty-fif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Housed in the Palace Museum <i>Li Ruoyu</i>	117
Maternal Model and Emperor Normalization —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Building in the Long'en Hall at the Dingdong Mausoleum in Putuoyu <i>Wang Yanjia</i>	141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ongpan-Heyuan Route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Zhang Qin</i>	162
From Farming Forts to Tibetan Villages: Settlement Change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b gong Area of Qinghai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Xu Ruobing</i>	178

An Investigation of Situ Pañchen's Visit to the Kathmandu Valle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Yao Jingyuan</i>	192
A Study of Officials Management Archives and Systems of the Dga' ldan Pho Brang Local Government in Tibet (1794-1957) <i>Dobis Tsering Gyal</i>	216
A Study of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s Return to Tibet from Kulun <i>Liu Weidong</i>	250
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the <i>Niṣpanṇayogāvalī</i> : The Vajrasattvamaṇḍala, Jñānaḍākinīmaṇḍala, Hevajramaṇḍala, and Nairātmyāmaṇḍala <i>Zhang Yajing</i>	266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Licchavi Inscriptions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Research <i>Diwakar Acharya and Nina Mirnig</i> <i>Chinese Translation by Luo Hong</i>	293
ABSTRACTS	315

跨文化背景下尼泊尔离车碑铭的历史价值： 过去、现在与未来^{*}

阿闍黎·启昼、明霓 著 罗鸿 译

内容摘要：公元7世纪，随着吐蕃地方政权和唐王朝的兴起，跨喜马拉雅地区的政治形势渐趋稳定，加德满都河谷的离车王国与作为中亚和东亚经济与宗教枢纽的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有了长足的进展。本文研讨保留在尼泊尔的大量离车时代梵文碑铭对于重构这一繁荣时期的跨喜马拉雅地缘历史的意义。本文回顾自19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这些碑铭的研究成果，对它们进行分类梳理，同时简要介绍本文作者及其合作者目前正在开展的学术研究，本文还将概述有关尼泊尔与北方邻邦之间交流往还的重要汉文和藏文材料。结合尼泊尔文文献对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多语种文献和加德满都河谷之外的实物证据进行合作考察与研究势在必行，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该地区在中古早期与南亚和中亚高原走廊地带的文化交流的增长以及由此展开的文化历史进程。

^{*} 本文译自 Diwakar Acharya and Nina Mirni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Licchavi Inscriptions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Research.”《藏学学刊》第25辑，2021（2）：138-163。

引言：离车碑铭对于跨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重要意义

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尼泊尔（尤其是加德满都河谷区域）就是贸易通道沿线跨喜马拉雅区域文化与外交网络中的重镇。该区域在印度次大陆与唐王朝和吐蕃之间的宗教、文化和艺术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文本资料的缺失，加德满都河谷的早期历史只能根据晚期传说和基于考古发现的重构来推测。然而，3 世纪以降出现了大量梵文碑铭，这些碑铭是河谷地带现存最早的历史记录，对于更为精准地重构尼泊尔王国与南北邻邦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互动，它们是基础的资料。这两百余通石质碑铭中既有仅一行的铭文也有多至三十余行的皇家文告，它们承载了有关公元 4 至 8 世纪上半叶尼泊尔王国政治发展、宗教活动以及关于国家结构和治理的行政法律规范的信息。依据以上资料，这若干世纪被视为文化繁荣期：有通过梵文大量传入的印度文化，有城市中心的扩展，也有 7 世纪以来通过频繁使用吐蕃与唐朝之间的贸易通道而带来的日新月异的繁荣和种种经贸活动¹。

这一文化繁荣期的出现以及梵文输入加德满都河谷均与离车族人出现在加德满都河谷有关。离车人家族的某些支系从公元 3 世纪开始统治王国，这也是学界将这一时期称为离车时代的原因。离车家族的起源以及他们进入加德满都河谷的历史背景尚不清楚。不过，统治加德满都河谷的离车族人很可能与史料中记载的与佛陀同时代的离车部落有关联，离车部当时住在毗舍离城（邻近今比哈尔邦帕特那市），是跋耆八部联邦的一部分。据巴利文献中的记载，离车族与佛陀所属的特莱释迦族有密切的关系，该部落是分享佛陀舍利的八部落之一²。公元前 5 世纪至 4 世纪，住在毗舍离城的早期离车人被摩揭陀国王征服，之后他们从史料记载中消失了。其后该家族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柱铭中重新出现，铭文记录了笈多王朝旃陀罗笈多一世（Chandragupta I，公元 320 年即位）与离车族公主童天（Kumāradevī）的联姻，他们的儿子海护（Samudragupta）从母系渊源被记录为离车氏之孙（licchavidauhitra）³。然而，关于曾经治有毗舍离城的离车人的来龙去脉和所处地位的信息仅止于此。只在尼泊尔有一支离车族人从 3 世纪以来作为强大独立的统治者重新出现在历史中。关于这一支离车人的最早的铭文记录⁴或许是一尊

1 参见 Levi 1905; Regmi 1960; Slusser 1982; Deeg 2016.

2 参见 Strong 2004: 118.

3 参见 Fleet 1970: 8; Slusser 1982: 21.

4 参见 Castro & Garbini 1996; Garbini 2002.

成于 3 世纪的胜铠王 (King Jayavarman) 的雕像⁵。关于离车统治的明确证据最先在傲天王 (King Mānadeva) 治下发布的铭文中找到, 他的女儿自称诞生于离车族 (DV 20)。

傲天王以降直至公元 8 世纪中叶在离车治下有大量碑铭问世。碑铭证据之外, 这一时期的文化经济成就还反映在众多的雕塑⁶、考古遗址⁷、铸币⁸ 以及加德满都河谷地区最早输入和制作的贝叶写本之中⁹, 这些现象表明当时有异常繁荣的尤其是与佛教、印度教和密教群体有关的文化艺术和思想活动。我们尚在渐渐理解离车王国的结构方式, 它可能极大地受益于与相邻封邑的紧密联系。不过目前还不能确定离车王国的政治文化辐射范围以及对于南北周边领域的影响。

尼泊尔王国的对外关系中, 尤其是与唐朝和吐蕃的关系中, 目前有一个未能充分开掘的层面。现有文本证据表明这些王朝从 7 世纪崛起以来与尼泊尔王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加德满都河谷地带和中亚高原之间的通道在 7 世纪之前可能已经存在, 但汉文记录显示地处西北通过贵霜帝国的丝绸之路是更为常用的通道¹⁰。只有在吐蕃政权和唐王朝的建立使得跨喜马拉雅地区渐趋稳定之后, 来自上述区域的外交使节、商人以及朝圣者开始更多地使用经由加德满都河谷通道进入印度次大陆的道路, 这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与尼泊尔的贸易和外交来往¹¹。正是因为这一发展趋势, 从 7 世纪开始, 离车王国经历了一个异常繁荣的阶段并在该地区取得了重要的地位¹²。

尼泊尔和北方邻国的确切交往有明确的碑铭证据, 例如, 湿婆天二世 (Śivadeva II) 于离车历 119 年 (公元 694 年) 树立于今天拉甘陀拉地区 (Lagan Tol) 的皇家文告中记录了该国王将一个村庄赠与一座名为湿婆天主 (Śivadeveśvara) 的湿婆教寺庙, 该寺庙极可能是为纪念他而以他的名字命名 (DV 139)。该文告记录了涉及这项转让的法律事务, 其中提到该村庄所有的行政和法制权均转与一众称为权兽主 (Vaśapāśupata) 的湿婆

5 胜铠也许正是 8 世纪兽主怙庙柱铭 (DV 148) 中提到的胜天王叙事中的一位国王。该柱铭中的胜天王位于嘉花王 (Supuṣpa) 之后第 23 位, 牛天王 (Vṛṣadeva) 之前第 11 位, 牛天王在一通五世纪的柱铭 (DV 2) 中被称为是傲天王的祖父。关于胜铠铭文的释读和铭刻年代尚有争议, Castro 和 Garbini (1996) 认为是 207 年, Tamot 和 Alsop (1996) 和其他尼泊尔学者认为是 107 年。

6 有若干篇关于尼泊尔离车时代雕像的研究, 例如 Bangdel 1982, Pal 1974, Pal 1985 以及 Gautama Vajracharya 发表的许多文章。

7 参见 Verardi 1992 和 Khanal & Riccardi 2007, 还有由 Robin Coningham 和尼泊尔考古局指导的考古队最近的发掘和研究, 例如 Coningham et al. 2016。

8 参见 Rhodes et al. 1989。

9 例如 Petech 1984 和 Harimoto 2011。

10 参见 Deeg 2016: 8。

11 参见 Deeg 2016: 9; Sen 2015。

12 参见 Deeg 2016。

兽主宗教师，以便他们管理和维持该寺庙（DV 139, ll.5-9）。法律事务中还有一项安排是为了该村庄的利益，国王要求商人每年从该村庄招募五名背夫运送商品去西藏，这即是所谓的“藏差（bhoṭṭaviṣṭi）”（DV 139, ll.15-17）。

不过，大部分关于尼泊尔与北方邻国的外交事务的记录均保留在尼泊尔之外的经典汉文和藏文文献中¹³。例如《唐书》记载了国王人主天（那陵提婆，Narendradeva，643-679年在位）在流亡中借助于松赞干布治下的新兴吐蕃政权而重新取得加德满都河谷离车王国的统治权。文本记录还称人主天统治时期尼泊尔向吐蕃纳贡，该事件是可能的，不过我们缺乏实证资料。唐朝时期关于中尼关系的更多记载则与唐朝遣使王玄策的出使有关。王玄策指挥了一场针对喜增王（King Harṣa）僭位者的战役，这名僭位者在使团到达摩揭陀国时袭击了他们，王玄策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尼泊尔国王的支持。实际上，这次联合军事行动可能巩固了正在重新谋求河谷掌控权的人主天的地位。虽然尼泊尔资料中对这些事件缄口不言，不过我们可以在碑铭中看到权力的更替，权臣们消失了，直到人主天登上王位之前，权臣们都是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甚至可能参与了推翻人主天父亲扬天（Udayadeva）统治的政治运动¹⁴。

尼泊尔与吐蕃之间的另一个众所周知的联系是松赞干布约于641年迎娶了离车公主墀尊（Bhṛkuṭī），传说墀尊公主是光胄王（King Aṃśuvarman）的女儿。尽管与光胄王的女儿联姻从年代上来看并无可能¹⁵，但当时吐蕃与尼泊尔之间可能的确开始缔结某种姻亲关系¹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史实重构是以成书于十二、三世纪的晚期藏文史籍中的叙述为依据，图齐甚至认为其中有关墀尊及她的历史角色的叙述并不确实¹⁷。然而，这个关联却广为流传并有了重要的象征价值。同时，因为叙述称墀尊将佛教，尤其是观音传承，带到了西藏。因此，产生这些叙述的历史背景值得深入考察，以便重构尼泊尔王国和吐蕃之间的文化政治关系对于佛教传入西藏所起的作用。

从上述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结合汉文和藏文资料对尼泊尔碑铭和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做进一步的综合考察是亟需开展的研究工作，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尼泊尔与南北邻邦的关系。迄今为止，部分是因为学科和语言的限制，基于最新学术标准和研究进展对这些分散的材料进行系统梳理考察的研究少之又少。这种现状与加德满都河谷在离车时

13 参见 Levi 1905: 159, 165; Slusser 1982: 32-37; Petech 1984: 24-30.

14 参见 Mirnig 2013: 337.

15 参见 Petech 1984: 24-25; Slusser 1982: 33.

16 例如 Slusser 1982.

17 参见 Tucci 1962.

代作为宗教艺术知识以及工艺技术出入中国的枢纽地位极不匹配。我们希望这种综合性的考察也可以增进有关这一时期汉藏文唐代文献记录和其他史料的研究工作。

研究回顾

离车碑铭对于研究早期尼泊尔历史有重要价值，因此很早就吸引了学者的注意，它有很长的研究历史并且有众多的铭文勘本问世。早在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间，因陀罗吉 (Bhagawanlal Indrajī) 就用古吉拉特语描述了 23 通离车碑铭，比勒 (G. Bühler) 将它们译为英文，这是第一个关于离车碑铭的研究，它首先于 1880 刊载在《印度古物》(*Indian Antiquary*) 第九卷，后于 1885 年以单行本出版，因陀罗吉于 1876 年考察加德满都河谷时所收集的这些碑铭的拓本和布本复制件也已一并出版。这些碑铭中，前面的十五通属于离车时代。此后不久，本达尔 (C. Bendall) 在其发表于 1886 年的考察报告《1884 至 1885 年冬尼泊尔及北印度文本考古调研》一文附录¹⁸中增列了 4 通碑铭。22 年之后，1908 年，列维 (Sylvian Lévi) 在其里程碑式的历史研究《尼泊尔》(*Le Nepal*) 中记录了 21 通离车时期的碑铭，其中只有第一通曾刊布于因陀罗吉的辑录之中。

列维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于早期尼泊尔历史的密切关注，很快就有一些尼泊尔学者被吸引参与离车碑铭的调查与研究。其中有历史学家兼梵文学者阿恰雅 (Baburam Acharya) 和潘特 (Nayaraj Pant)，他们于 1938 年开始合作对离车碑铭进行定位和研究，同时收集重要的史料。然而，直到拉纳家族 (Rāṇa) 的贵族统治覆灭之后他们才得以发表这些成果¹⁹。始于他们的活动，整个 50 年代，关于梵文碑铭和写本的研究以及对于这些资料与尼泊尔历史之间的关联的考察取得长足发展，1952 年更由潘特在其所建立的一处传习所 (Pāṭhśālā) (VS 2009) 加以规范化，其关注的重点是尼泊尔历史、历算以及梵文文法。该传习所造就了很多致力于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尼泊尔学者，如 Gautama Vajra Vajracharya、Mahes Raj Pant、Dinesh Raj Pant、Gyan Mani Nepal、Ramji Tevari、以及 Shankar Man Rajvamshi。潘特和他的学生首先出版了一系列小册子纠正史传中的谬误 (《史辨》*itihāsa saṁśodhana*)，其中的第一本于 1952 年问世。他们还出版了其他两个系列分别纠正传统历算 (《五支辨》*pañcāṅga saṁśodhana*) 以及文学作品中经典梵文文法

¹⁸ Bendall 1886: 70-80.

¹⁹ 在拉纳家族统治期间，所有出版物必须经过权威方面的审查。从潘特为阿恰雅所写的讣告 (Pant N. 1972: 142) 来看，在那一时期他可能常将出版物寄往大吉岭。不过，目前我们尚未能查到这些出版物。

运用的谬误（《语法辨》*vyākaraṇa saṃśodhana*）。由 Pt. Buddhi Sagar Parajuli 和 Mahant Naraharinath 组成的另一个尼泊尔学者团队于 1953 年开始致力于历史文档的研究，最终他们与潘特及其学生长期合作开展研究。1953 年他们一起出版了梵文杂志《梵讯》（*Samskṛta Sandeśa*）（VS 2010），1955 年出版了尼泊尔文杂志《史鉴》（*Itihāsa Prakāśa*）（VS 2012）。同时他们设立并维持了若干传习所／师舍（*Pāṭhaśālā/Gurukula*）培养了新一代梵文学者兼历史学家。

大致同一时期，在尼泊尔之外，包括格诺利（R. Gnoli）、伯戴克（L. Petech）和图齐（G. Tucci）在内的一队意大利学者开始从事尼泊尔历史研究。作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格诺利于 1956 年出版了《笈多字母书写的尼泊尔碑铭》（*Nepalese Inscriptions in Gupta Characters*），这部作品描述了因陀罗吉和比勒、本达尔以及列维先前刊布的碑铭，同时还新增了 51 通当时尚未发表的碑铭²⁰。加上附录中的 3 通，他共刊布了 92 通碑铭。两年之后，1958 年，托巴斯·巴林杰（Thomas O. Ballinger）在一篇刊登于《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文章中刊布了 5 通离车碑铭。巴林杰是一位艺术教育方向的教授，他的学术训练和兴趣集中在尼泊尔建筑和工艺品，因此他并未在文中发表铭文的文本翻译和研究，他发表了铭文照片，同时附注了时代、地点、保存状况以及现场环境以供文献学者和历史学家研究。应该指出的是，意大利团队和巴林杰是在 Kaisher Bahadur KC 和其他尼泊尔政府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得以寻获并拍照记录这些碑铭。

勇武纪年 2018 年（公元 1961 年）新年，潘特和他的学者学生们创立了学术机构“净社（*Samśodhana Maṇḍala*）”并开始发行尼泊尔语季刊《铭文集录》（*Abhilekha Saṃgraha*），他们发表当时尚未刊布的尼泊尔碑铭。该刊延续了三年，之后被《望》（*Purṇimā*）取代，此刊至今仍在发行²¹。过去的年代里，这些学者发现并刊布了大量新出的离车碑铭，他们对这些碑铭的内容以及历史价值和历史背景做了研究，发表了或长或短的成果。这一时期还有几位不属于“净社”系统的学者，Yogi Naraharinath、Mohad

20 格诺利将这些新铭文的发现归功于 Kaisher Bahadur KC（时任尼泊尔教育部长），他收集了这些铭文的拓片并将它们寄往意大利。很显然，意大利团队并不知道 KC 是如何收集这些铭文的，格诺利将该书献给了 KC 并在前言中称赞他。其实其中有相当的铭文已经由尼泊尔学者刊布过，格诺利至少知道那些在 1953 年时发表的碑铭（他在前言脚注 4 中记录了这个信息）不过他将全部 51 通碑铭定为尚未发表的铭文。很明显，KC 不诚实地从由“史学精英” Baburam Acharya, Nayaraj Pant 或 Naraharinath 所领导的尼泊尔历史学家团队收集了至少一些（或者全部）拓片。这在 Baburam Acharya, Nayaraj Pant 和 Naraharinath 之间造成了严重的分歧，以至他们停止了合作。参见 N. Pant 1972: 146-147.

21 参见 M. Pant 1993: 3.

Prasad Khanal 和 Hemaraj Shakya, 他们也独立发现并刊布了一些碑铭²²。众多学者的努力终于在 Dhanavajra Vajracharya 于 1973 年出版的成果中汇集, 它囊括了当时已知的所有离车碑铭, 是一座丰碑。直至今日, 这部著作仍然是最为完整、引用率最高的专著, 它包含有大量极有价值的尼泊尔语注释。几乎与 Dhanavajra Vajracharya 1973 年的专著同时, Hariram Joshi 推出了一部包含相同碑铭的专集。

Vajracharya 的专著使尼泊尔读者可以容易地了解离车时代的碑铭, 许多后续研究成果均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该专著的文本、翻译和解析。之后有两部几乎是关于这同一批离车碑铭的研究专著问世。1983 年, 迪利·拉曼·雷格米 (Dilli Raman Regmi), 一位政治家转行的历史学家, 出版了三卷本的《古代尼泊尔碑铭》(*Inscriptions of Ancient Nepal*), 包括文本、英译和研究。第三卷中有绝大多数碑铭的拓片。这是至今唯一一部卷帙较大的关于绝大多数当时已知的离车碑铭的英文出版物, 包括英译和英文撰写的研究。对于许多身处尼泊尔之外的学者而言, 该书是了解离车碑铭的第一部著作, 他们可能还并不了解尼泊尔本土学者已经有长期的研究并且积累了丰硕的成果, 包括研究和勘本。雷格米在其著作第一卷序言中说²³, 他刊布了 164 通碑铭, 其中“略去了 23 通由 Vajracharya 收录的碑铭, 不过加入了几通新的碑铭。”令人不解的是, 他说: “那些省去的和加入的并没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他只翻译了 161 通碑铭, 略去了 3 通非常短的碑铭。1994 年, T.P. Verma 和 A.K. Singh 在印度出版了一部关于离车碑铭的著作, 据他们所言, 该著作囊括了 Vajracharya、Joshi 和 Regmi 著作中所收录的所有碑铭, 同时对异读做了对勘。他们撰写了研究但没有进行翻译。

此后, 一些新发现的碑铭被发表, 或者被重新校勘研读。作为考古局的铭文专家, 通常是 Shyam Sundar Rajvamshi 对所有在尼泊尔发现的碑铭进行正式报告与首次解读。后续参与离车碑铭研究的学者如下: Gautama V. Vajracharya 刊布了保存于西部博物馆中的离车碑铭。1990 年代, Diwakar Acharya 集中关注离车碑铭中的宗教文化因素并且指出一些之前未被妥当解析甚或是被误读的内容²⁴。其他致力于新发现和旧有碑铭研究的学者有: Veni Madhav Dhakal、R. Garbini、Lallanji Gopal、Mohan Prasad Khanal、D.N. Lielukhine、Nina Mirnig、Gyanmani Nepal、J.C. Regmi、T. Riccardi、Hemaraj Shakya、P.S. Shakya、Judit Torzsok。最近, 受尼泊尔国家档案馆 (Saubhagya

22 参见 Vajracharya 1973: ña.

23 Regmi 1983: I, xiii.

24 Acharya 1993, 1996, 1996a, 1997, 1998, 2003, 2005, 2008.

Pradhananga, National Archives, Government of Nepal) 委托, Prakash Darnal 和 Shyam Sundar Rajvamshi 开始对震后加德满都河谷地区的碑铭进行调研。Darnal 和 Rajvamshi 在调研过程中新发现了一些离车碑铭并通过国家档案馆和考古局做了发布。近几十年以来, Mahes Raj Pant 和他的学生重新开始了对新发现的离车碑铭的记录和研究工作, 在他们发表的成果中有对于这些碑铭的详细解读。

1985 年, Agrawal 将格诺利的专著译为印地文; 1999 年, K. Sacki 将 Vajracharya 的专著译为日文。Veni Madhav Dhakal 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 用梵文出版了一部关于离车碑铭的诗学和文学特征的专著。

研究现状

一、记录建档与综合研究法的迭代

虽然迄今对于碑铭文本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然而我们对于碑铭的关注仍然不够, 我们未能将碑铭作为艺术品来解读、研究, 同时也未能充分考虑其物理背景及其作为加德满都河谷地区古代场景的有机组成的意义。当前在“中世早期尼泊尔的教与政 (Mapping Piety and Politics in Early Medieval Nepal)” 研究计划 (奥地利科学基金项目 FWF V-755) 框架之下开展的合作研究正在弥补这个方法论的短板并试图将质料和背景纳入视野从而构建一个针对碑铭的综合研究体系。作为第一步, 针对加德满都河谷迄今发现的碑铭的综合数字化建档工作已经启动, 具体包括 GPS 数据收集、测量、拍照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摄影测绘。在建档的基础之上还将对铭文进行如下归纳分类:

I 类: 柱铭

迄今为止共发现 3 通柱铭, 其中 2 通是由傲天王 (King Mānadeva) 所立。第一通是著名的昌古那罗延 (Changu Narayan) 柱铭 (DV 2, 图一), 该铭文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历史碑铭之一, 它记述傲天王青年登位的历程。另一通由傲天王颁布的柱铭残片发现于兽主怙 (Pashupatinath) 庙宇附近, 年代是离车纪年 381 年 (公元 459 年)。另一通幸存的碑铭由无尽 (Anuparama) 所树立, 他是权臣地护 (Bhaumagupta) 的父亲, 树立该柱铭是为了赞颂屿生 (Dvaipāyana)。这首长诗的作者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洞察当时流



图一 公元 464 年离车傲天王颁布的昌古那罗延柱铭



图二 Yangal Hiti 石碑，公元 640 年由大臣 Viṣṇugupta 颁布



图三 离车时期的石喷水（金属喷嘴系后期用水泥补装）

行在加德满都河谷地带知识阶层中的文学与哲学观念²⁵。

II 类：石碑

这是加德满都河谷最为常见的碑铭形制（图二）。国王和大臣的政令镌刻在这样的石碑上，它们通常位于醒目的公共空间。

III 类：建筑构件

IIIa：小型给水（jaladroni）

形制小、台状的石制给水在加德满都河谷非常常见，尼泊尔语称为 *tutedhara*，不过它们现在已经不再使用。通常情况下，铭文镌刻在给水的壁上，例如，DV 120 和 DV 147。

IIIb：喷水

喷水通常有装饰，它们是固定水道的开口处（图三），因此通常低于地面，由阶梯连接，喷水常常仍在被使用。从艺术史的角度考察，相当多的喷水被断为离车时代所建，但只有几处喷水留有铭文，其中的一处建于五世纪²⁶。

IIIc：建筑构件

有几通碑铭是墙体建筑的一部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碑铭是被作为循环使用的老材料嵌于该处。不过最近发现于兽主怙庙的一通王室铭文是一个例外，它也许本来就是寺庙墙体的一部分²⁷。

IV 类：铜盘

尽管一则石刻王室敕文记载了铜盘用于刻铭，但迄今只有 2015 年 Gorkha 地震之后发现了一件离车时代晚期镌有铭文的铜盘。这类铜盘缺失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可能被销毁后重新用于铸造铜币、造像和其他艺术品。

V 类：基座

Va：湿婆林伽承水（śivaliṅgajalahari）

25 校本、翻译、解读见 Acharya 2007。

26 Acharya 2019: 4.

27 Acharya & Mirnig 2023.



图四 兽主怙发现的镌刻有铭文的湿婆林伽承水，公元 505 年由离车王子 Vijayadevī 颁布

这类铭文指现在称为阴器或承水的基座，湿婆林伽立在其中（图四）。它们被列为单独的一类底座，因为它们和湿婆林伽一起被崇拜，与附着于雕像的类似建构并不相同。这类铭文共有 15 通，分布在三个地域：兽主怙（或称 Deopatan）、Lazimpat 和 Buddhanilkantha。其中有 2 通碑铭没有确定年代，其余 13 通则均建于公元 477 至 645 年间²⁸。这些碑铭是南亚地区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林伽基座。它们记载了该地区早期湿婆教布施的情况，包括施予土地给湿婆林伽神舍，这实际上见证了与兽主怙寺庙相关的土地兼并以及商人和高等阶级的妇女在这些施予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一些曾经构成这些安放湿婆林伽的神舍的建筑构件仍留存在现场。

Vb: 脚台 (pādapīṭha)

这类指曾被用作雕像和柱子底座的基座。它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看起来像是 Va 类中湿婆林伽的阴器基座，有一个出水口。第二类基座没有出水口，但仍然是直接用于支撑雕像。举例来说，第一类包括一件位于昌古那罗延、刻于公元 505 年的基座，它记录了一位名为无注 (Nirapekṣa) 的人为逝世父母建立的雕像 (DV 19)，一件记录某石

28 Mirnig 2016.



图五 兽主怙发现的镌刻有铭文的台座，公元 533 年由 Dhruvasaṅga 施造

柱建立的基座铭文（DV 8），以及一件断代为公元 489 年，带有喷水的基座，它记录了 Śarvaṇī 女神的树立和崇拜²⁹。

第二类包括位于兽主怙庙宇的 Chattracaṇḍeśvara 雕像的基座（DV 110）和位于 Chabahil 的一座佛陀雕像的莲花基座³⁰。

Vc: 台座

此类包括几种类型的用以支持雕像和湿婆林伽的平台。亚类型有两种。第一类是一块单独的石料，用以支持顶部有小像的承水。这些包括一件湿婆林伽下的平台，它记载了 5 个神舍的建立，包括贤主（Bhadreśvara）神舍（离车纪年 455 年，DV 34，图五），以及一块刻支撑毗湿奴湿婆像（Harihara）的石刻（DV 50）。第二个亚型指由若干石质构件组成的较大的平台，铭文刻在这种建构的壁面，比如一件支撑被认为是无尽主（Anupameśvara）的湿婆林伽的平台构件（DV 38）。

²⁹ Acharya 1996 和 Garbini 1997.

³⁰ 参见 DV 1 和 Acharya 2008.



图六 刻有铭文的毗湿奴雕像基座，公元 467 年离车傲天王颁布，原位于 Lazimpat，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图七 刻有铭文的离车时期的塔

Vd: 造像基座

有些铭文发现于附在雕像底部的基座之上，该基座由同一块石头制成，这对于艺术史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能为某种风格和造像特点的断代提供可能³¹。这些包括，胜铠像 (Jayavarman)、Tilagaṅga 的毗湿奴超越像 (Viṣṇuvikrānta) (DV 5, 图六)，以及现在供于一座小庙中的 Vankālī 像³²。

VI 类：塔 (Caityas)

只有几座现在尚存的具有佛教渊源的塔上留有离车时代的铭文。阿恰雅对其中一通铭文进行了编辑、翻译和分析³³，并由此揭示出其中所反映的六世纪晚期大乘佛教在尼泊尔的实践情况。

31 Pal 1974 和 Slusser 1982.

32 G. Vajracharya 1973.

33 Acharya 2008.

VII 类：金属造像覆面（Kavaca）

DV 76 是唯一已知的所谓铠甲铭文，刻于昌古那罗延（Changu Narayan）神庙主尊的金质覆面之上，此为光胄王所赞助。不过该物被视为寺庙的宝物收存，没有对公众开放。

VIII 类：摩崖石刻

2021 年国家档案馆工作人员确定了几处摩崖石刻的位置³⁴。

二、碑铭的重勘与再译

第二个目标是重新勘定和翻译碑铭。正如上文所提及，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学术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包括许多出色的翻译与研究成果，近年以来摄影技术和印度碑铭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进展使得文本整理与释读的进步成为可能。因为缺乏同时代的尼泊尔本土历史文献，我们在解读术语时遇到挑战，尤其是一些关于行政和税制的术语。然而，通过与其他印度碑铭对比，同时因为关于早期佛教、湿婆教、毗湿奴教等研究的推进，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改进以前的翻译和释读。此外，关于字体特征的发展有了更为系统的记录，这对于碑铭断代和文化背景的认识有所助益。过去曾经有过对于碑铭的误读，这些误读导致历史重构中产生较大的错误³⁵。作为合作校勘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还将翻译新发现的碑铭。

三、推进综合研究法的运用

在拥有可靠的翻译以及翔实的田野记录之后，我们应该在其他现存物质证据的背景之下审视这些碑铭材料，比如，参照艺术史或考古相关的背景资料。虽然来自碑铭的信息偶尔被运用于艺术史和考古研究，然而还没有综合性的研究去尝试从碑铭的文献研究、碑铭的背景和针对碑铭质料的分析等方面入手分析目前更大的资料数据库。其次，在我们开展这些活动以前，碑铭研究倾向于仅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进行，缺乏对于更为综合性的研究方法的运用，这些碑铭的物理性质以及背景都应被加以关注。迄今唯一一项

34 <https://old.risingnepaldaily.com/detour/first-rock-inscription-of-licchavi-era-found-in-naagarjun>.

35 Acharya 2007，第 30 页及其后举出了错误重构历史的例子。

将碑铭所处地点纳入视野来分析碑铭的研究成果是 Tiwari (2001)，作者尝试根据碑铭所在地点来确定古代聚落的具体形制。作为我们当前研究团队的前期合作研究任务之一，我们与 Robin Coningha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杜伦大学负责人）带领的团队以及考古局合作以促进交叉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一些前期成果已经发表在考古局学刊《古代尼泊尔》³⁶。研究正在推进，进一步的成果发表在 2022 年 9 月 5 日至 6 日在牛津大学举行的“十字路口的离车遗产：尼泊尔历史与遗产研究的多学科方法”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该会议由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资助。

未来趋势

我们的研究在推进，多语种的掌握和多领域的会通成为当务之急。鉴于尼泊尔王国处于连接南亚和中亚的地理要冲，要全面了解尼泊尔的历史及其在跨喜马拉雅文化区所扮演的角色就需要将这些多语种的文献材料纳入视野，同时还需要更好地理解贸易通道和相邻区域所遗存下来的材料。例如，见证中尼关系的最早的碑铭之一位于从尼泊尔到西藏的道路上：大唐天竺使之铭，该碑铭由王玄策于 658 年所立。霍巍和他的团队于 1990 年发现了该碑，此后对该碑铭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最近的一场与跨喜马拉雅文化交流密切相关的学术活动是 2018 年 1 月 5 日至 6 日在成都举行的：“尼泊尔和西藏所发现的碑铭、图像和写本”，由霍巍和阿阇黎·启昼（Diwakar Acharya）共同召集³⁷。为倡导这样的研究，我们建议设立一个多语种研究平台，离车碑铭作为年代最早的史料将是该平台的启动项目。我们将致力于提供多语种的学术性翻译并希望以此为契机促进跨语种和跨学科的交流合作。尤其是因为关于加德满都河谷的重要历史记录保留在古典汉文和藏文文献中，而这方面的专家以中国和日本居多，因此以重构历史为目标的合作对于尼泊尔历史文化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反过来这也能有益于汉文和藏文资料的研究，不过因为学科和语言的界限，这很难达成。平台将汇集可靠的学术性的主要亚洲语种的翻译，包括汉文，希望这能促进多语种的运用。就此我们已经和罗鸿开展合作，他已将若干新编译的佛教和湿婆教离车碑铭译入汉文。作为合作的范例，我们将一通七世纪的奉献铭文的多语种译本作为附录添加在论文之后，该铭文于兽主怙庙宇之毗湿奴湿婆双尊像建造时镌刻。

下一步亟待开展的工作是拓展合作平台，同时在中世纪早期尼泊尔研究中引入汉藏

36 Coningham et.al. 2016.

37 Xu Li 2019.

文献以便更为全面地解析这些材料。除去文本资料，我们也认识到艺术史与考古证据的重要性，可以获取的这方面信息也会被纳入视野。

附录：PI006 兽主怙商羯罗那罗延铭

位置：兽主怙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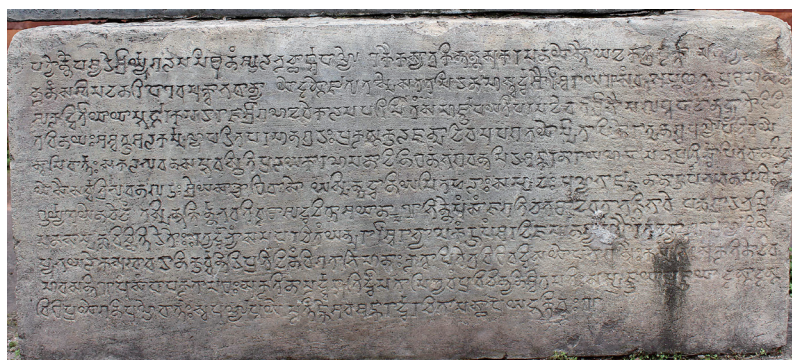
碑铭仍在原处，位于兽主怙庙西入口外侧。先前方形基座上有一尊离车时代诃利诃罗像，铭文即镌于基座。1990 年代，西入口对面区域重新规划时有若干整治工程，像可能在当时被盗。

保存状态：整体良好。上方左角处和第六、第七行右端残损，可见水泥痕迹。与之前的拓本比对发现残损有扩展。据阿阁黎·启昼的记录，诃利诃罗像尚在基座上时，铭文常被油等供物所掩覆而从未清洁，可以想见，崇拜行为以及 1990 年代在整治工程期间对于铭文的清洁工作均与铭文的某些损毁有关。残留的水泥痕迹可能也与工程有关。

已勘本：首发于 *Samśkrtsamdeśa* 1.8., 勘布者为 B. Acharya 和 N. Pant。铭文亦见录于 Gnoli 辑录第 20 号以及 *Dhanavajra Vajracharya* 辑录第 50 号³⁸。

编校体例：

- 不确定的识读，部分字母尚可辨的用 (x) 表示。
- 对已残部分的推测性识读用 [x] 表示。
- 出现与 o 和 a 连音时，补入省字符 (avagraha)。
- 铭文中半偈处约有一字空白的间隔，并注有切分符号，校本中以单竖符标示。
- 偈颂结尾以双竖符标示。



图八 兽主怙商羯罗那罗延铭

38 Vajracharya, D. 1973: 198-203.

梵文校本译文：

“吉祥女！看我俩夫君！持矛挽弓骈体并立却非结连理，

他俩拘束一体所为之事各个于此独立岂非更容易？

蜜友！那定然是因爱神的对敌与我分离有一间嫌隙。[湿婆和力母（Śakti）合体的半人尊（Ardhanarīśvara）是一个常见的形象，此处诗人隐意或为雪山女抱怨湿婆有心与她分离而要与毗湿奴合为一尊。]”

于此向雪山女如是语时瞻见的半主双尊恒时敬礼！（持鬘韵）

纪年 489 年（即公元 809 年？），第一个阿沙月白月分的第二日，尊主吉祥众天大君恒久治下，尊主之使（Svāmivārtta）[难以判定 svāmivārtta 是人名或是称号，sv ā min 和 v ā rtta 在铭文中均可单用为称号。不过 v ā rta 此处可以解为从 vṛtti- 变化而来，意为专职官员，或者是从 vārtta- 变化而来，意为信使。由此，Sv ā miv ā rta 可以意为“代神行权之官”或“神之使”。后者实际上可能更切合铭文此处的语境，因为施主在此倡导信众的团结，甚至将此信息归诸神意。] 为最胜神明吉祥地护所垂青，他通晓调御之术，他倾心护持利益恒久的事业，他诞于贵胄之门，为已逝父母及己身福德累积，他为具德商羯罗那罗延双尊立像，双尊无始无尽，是全地生成、住在、与坏灭的原因。复次：

他是所有三界的师尊他满贮吉祥的祝愿

他为有德之人保有种种圆满且酬报确定

这纷繁陆离的界地亦由他载持无欠无余

心念清净的人定然不会唐捐对他的虔敬（迟行韵）

人间世界有纷执对神明的崇敬也是如此

偏执一端者心志迷乱而为了消除这偏执

穆罗之敌和自在之主各以半躯合为一体

仿佛秋日里玄墨洁白的磐云愿它庇佑你！（迟行韵）

那远离傲慢的人们每日积功累德

那功德将会带来两个世界的欢乐

善士们于此循礼领受对境的享乐
然后依凭自业他们迁往天上居所（春点韵）

“行恶者的道路下沉而睿智的善士之路则上升。”
思维缜密圆满他如是仔细思量而将心意立定
娴于践习显明与隐蔽的轨范为获致己身福德
由于虔敬他为秀发者与商羯罗半主双尊赋形（虎嬉韵）

缩略语：

DV D. Vajracharya 1973.

VS Vikrama sa vat.

参考文献：

- Acharya, Diwakar. 1993. *Prācīn abhilekh-harūko asaṃgata vyākhyāko nirākaraṇa* (Nepali) [The Refutation of Erroneous Interpretation of Two Ancient Inscriptions] 《驳两通古代碑铭的错误诠释》. 载 *Maryādā*, Vikrama Year 2050 (1993): 75-91.
- 1996. *Cailakar kapaḍāko utpādanmā lāgeko kar hoina* (Nepali) [Cailakara is not a Levy on Textiles] 《“Cailakara” 非织物税考》. 载 *Maryādā, a Special Issue in the Occas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King's Birthday*, Vikrama Year 2052(1996) : 56-62.
- 1996a. *Śīlavatīko abhilekha ra yaskā viśiṣṭa pakṣa* (Nepali) [Śīlavatī's inscription of Śaka 411: an analysis of its special features] 《塞伽 411 年 Śīlavatī 铭特质解析》. 载 *Prajñā*, vol. 83ka: 39-45.
- 1997. *Aṃśuvarmaṃko upanāma kalahābhīmānī mātra ho* (Nepali) [The title of King Aṃśuvarman is just Kalahābhīmānin] 《光胄王的名号是诤慢》. 载 *Prajñā (Journal of the Royal Nepal Academy)*, vol. 84: 22-28.
- 1998. *Prācīna nepālamā pāśupata mata* (Nepali) [Pāśupatas in ancient Nepal] 《古代尼泊尔的兽主行者》. 载 *Garimā*, vol. 191: 85-92.
- 2003. *Licchavi rājā mānadevko pālāko vimalasaṃghako abhilekha: śakasam 407* (Nepali) [Vimalasaṃgha's Inscription of Śaka 407] 《塞伽 407 年 Vimalasaṃgha 铭》. 载 *Smārikā*. Kathmandu.
- 2005. "The Role of Caṇḍa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Pāśupata Cult and the Image on the Mathurā Pillar Dated Gupta Era 61." 《早期兽主行者仪式中 Caṇḍa 的角色和笈多 61 年马土腊柱上的形象》. 载 *Indo-Iranian Journal* 48: 207-222.
- 2007. "Anuparama's Dvaipāyanastotra inscription from the Early 6th-Century: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六世纪早期无尽〈屿生赞〉铭》. 载 *Journal of*

- Indological Studies* 19: 29-56.
- 2008. "More Evidence for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Sukhāvātī cult in India in the middle period: Early fifth to late sixth century Nepalese inscriptions." 《关于中世印度大乘佛教和净土信仰的更多证据：五世纪早期至六世纪末尼泊尔铭文》. 载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31.1-2 2008 (2010): 23-75.
- 2019. "Dolphin Deified. The Celestial Dolphin, an Upaniṣadic Puzzle, and Viṣṇu's First Incarnation." 《海豚的神化：天界海豚、一个奥义书的疑难以及毗湿奴的第一个化身》. 载 *Electronic Journal of Vedic Studies* 25.1: 1-30.
- Acharya, D. & Mirnig, N. 2023. "A Rāṣṭrakūṭa prince in the Kathmandu Valley: Re-assessing late Licchavi history in the light of a newly deciphered 8th-century inscription." 《加德满都河谷的一位邦积王子：从一件新解读的八世纪铭文重新审视晚期离车史》. 载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43.1: 87-108.
- Agrawal, K. D. 1985. *Nepālī saṃskṛt Abhilekham kā hindī anuvād* [A Hindi Translation of Nepalese Sanskrit Inscriptions] 《尼泊尔梵文铭文的印地语翻译》. New Delhi: Eastern Book Linkers. 新版再版时未参考原来版本，见 *Importance of Nepalese Sanskrit Inscriptions (English-Hindi Translation)* 《尼泊尔梵文铭文的重要性（英语 - 印地语翻译）》. New Delhi: Rastriya Sanskrit Samsthan Deemed University, 2010.
- Alsop, Ian. 1995. "Licchavi Caityas of Nepal: A Solution to the Empty Niche." 《尼泊尔离车塔：空龕的解释》. 线上发表： <http://www.asianart.com/alsop/licchavi.html> (last accessed: 28 December 2020).
- Ballinger, Thomas O. 1958. "Five Unpublished Nepalese Inscriptions." 《五通未刊尼泊尔铭文》. 载 *JAOS* 78.4: 277-279.
- Bangdel, Lain S. 1982. *The Early Sculptures of Nepal*. 《尼泊尔早期雕像》.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 Bendall, Cecil. 1886. *A Journey of Literary and Archeological Research in Nepal and Northern India during the Winter of 1884-1885*. 《1884年至1885年冬尼泊尔和北印度文本考古调研》.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stro, A. D. & Garbini, R. 1996. "An Inscribed Statue of Year 207 from Maligaon, Kathmandu." 《一件出自加德满都玛里岗 207 年刻有铭文的雕像》. 载 *East and West* 46.3/4: 299-317.
- Coningham, R. A. E., Acharya, K. P., Davis, C. E., Manuel, M. J., Kunwar, R. B., Hale, D., Tremblay, J., Gautam, D. and Mirnig, N. 2016. "Exploring ancient Pashupati: the results of preliminary surveys and excavations at Bhandarkhal 2014-2016." 《探索古代兽主：若干 2014 至 2016 年班达喀初步考察和发掘的成果》. 载 *Ancient Nepal* 192: 28-51.
- Deeg, M. 2016. *Miscellanae Nepalicae: early Chinese report on Nepal. The foundation legend of Nepal in its trans-Himalayan context*. 《尼泊尔散志：关于尼泊尔的早期汉文记录，跨喜马拉雅语境下的尼泊尔建立传说》. Lumbin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 Fleet, J. F. 1960. *Inscriptions of the Early Guptas and their successors*. 《早期笈多王及其

- 继承者的铭文》.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3. Varanasi: Indological Book House, Antiquarian Booksellers & Publishers.
- Garbini, R. 2002. "On Dating the Jayavarman Inscription: (Two) Hundred and Seven of the Śaka Era?." 《论胜铠铭的断代：塞伽 270 年？》. 载 *East and West* 52.1/4: 421-426.
- Gnoli, R. 1956. *Nepalese inscriptions in Gupta characters*. vol. 2. 《笈多字体书写的尼泊尔铭文》. ISMEO: Naples.
- Harimoto, K. 2011. "In search of the oldest Nepalese manuscript." 《追寻最早的尼泊尔写本》.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Nuova Serie vol. 84: 84-106.
- Indraji, Bhagawanlal and Georg Bühler 1880. "Inscriptions from Nepal." 《出自尼泊尔的铭文》. 载 *Indian Antiquary* 9: 163-194. 1885 年以专著形式出版，书名叫《出自尼泊尔的 23 通碑铭以及对尼泊尔年表的思考》比勒译自古吉拉特语（"Twenty-Three Inscriptions from Nepal together with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Chronology of Nepal. Translated from Gujarātī by G. Bühler."）.
- Joshi, Hariram. 1973. *Nepālko Prācīn Abhilekh*. [Ancient Inscriptions of Nepal] 《古代尼泊尔铭文》. Kathmandu: Nepal Royal Academy, VS 2030.
- Khanal, Mohanprasad. 1984. *Cangu Narayanaka Aitihāsik Samagri*. 《昌古那罗延记录汇编》. Kathmandu: Centre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s, Tribhuvan University, VS 2040.
- Khanal, M.P. & Riccardi, T. 2007.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in the Kathmandu Valley: A Report on the 1984-85 and 1988-89 Seasons at Dumakhal*. 《加德满都河谷考古发掘：关于 1984 至 1985 以及 1988 至 1989 年间杜玛卡的考察报告》.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 Lévi, Sylvain. 1905-8. *Le Népal: étude historique d'un royaume Hindou*, vols. I-II: 1905, vol. III: 1908. 《尼泊尔：一个印度王国的历史研究》.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Bibliothèque d' Études, Tome XIX. Paris: Ernest Leroux.
- Mirnig, Nina. 2013. "Favoured by the Venerable Lord Paśupati. Tracing the Rise of a new Tutelary Deity in Epigraphic Expressions of Power in Early Medieval Nepal." 《为兽主所青睐：从尼泊尔中世早期铭文中关于权力的表述中追寻一尊新保护神的崛起》. 载 *Indo-Iranian Journal* 53, 3/4: 325-347.
- 2016. "Early Strata of Śaivism in the Kathmandu Valley." 《加德满都河谷湿婆教的早期阶段》. 载 *Indo-Iranian Journal* 59, 4: 309-362.
- Pal, Pratapaditya. 1974. *The Arts of Nepal. Part I: Sculpture*. 《尼泊尔艺术，第一卷：雕塑》. Leiden: Brill Archive.
- 1985. *Vaiṣṇava Iconology in Nepal. A Study in Art and Religion with 110 Illustrations*. 《尼泊尔毗湿奴派图像：艺术与宗教研究（附 110 幅插图）》. Calcutta: The Asiatic Society.
- Pant, Mahesh Raj. 1993. *Ādarśa: A supplement to Pūrṇimā, the journal of the Saṃśodhana Maṇḍala*. 《明镜：净社杂志〈望〉增补》. Kathmandu: Pundit Publication.
- Pant, Nayaraj. 1972. "Ādaraṇīya Aitihāsikaśiromaṇijyū." [Respectable Mr. Historian par

- Excellence]《尊敬的最佳史学先生》. *Pūrṇimā* 7.3, Kathmandu: Saṃśodhan Maṇḍal, VS 2029. 131-153.
- 1986. *Licchavi saṃvatko nirṇaya*. [Determination of the Licchavi Saṃvat]《离车纪年考定》. Kathmandu: Royal Nepal Academy.
- Petech, Luciano. 1961. "The Chronology of Early Inscriptions of Nepal."《早期尼泊尔铭文系年》. 载 *East and West* 12.4: 227-232.
- 1984. *Mediaeval history of Nepal (c. 750–1480)*.《中世尼泊尔史（约 750-1480 年）》. Vol. 54.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 Rajvamsi, Shankar Man. 1974. "Nepālī Lipivikās (The Evolution of Devanagari Script)."《天城体的演化》. *Kailash Journal of Himalayan Studies* vol. 2, no. 1 and 2: 23-120.
- Rajvamsi, S. S. 1989/1990. "Paśupatinātha prāṃgagramā prāpta aprakāsita Licchavi Abhilekha."《兽主庙域未刊离车铭文》. 载 *Ancient Nepal* 115: 1-2.
- Regmi, D. R. 1960. *Ancient Nepal*.《古代尼泊尔》Calcutta: Firma K. L. Mukhopadhyay.
- 1983. *Inscriptions of Nepal. Vol I: Inscriptions. Vol II: Translation. Vol III: Introduction to the Inscriptions*.《尼泊尔铭文 第一卷 铭文, 第二卷 翻译 第三卷 铭文导读》. New Delhi: Abhinav Publications.
- Regmi, Jagaddish C. 1997. *Licchavi-Itihas* (Nepālko cautho śatābdidekhi āṭhauñ śatābdisammako choṭkarī itihās).《离车历史》. Kathmandu: Centre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s, VS 2053.
- Rhodes, N. G., Gabrisch, K. C. Valdetaro Pondecourve della Rocchetta. 1989. *The Coinage of Nepal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ntil 1911*.《从发端到 1911 年的尼泊尔铸币》. London: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 Riccardi, Theodore, Jr. 1980. "Buddhism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Nepal."《古代和中世早期尼泊尔佛教》. 载 A. K. Narain, *Studies in History of Buddhism*. Delhi: 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65-281.
- 1989. "The Inscription of King Manadeva at Changu Narayan."《昌古那罗延庙傲天王铭文》. 载 *JAOS* 109.4: 611-620.
- Saeki, Kazuhiko. 1999. *Kodai nepāru shiryō: Richavi Jidai no Meibun Syūsei*, Dhanavajra Vajracharya Hen, Saeki Kazuhiko Yaku. [Historical Records of Ancient Nepal: Corpus of the inscriptions of Licchavi Period, Compilation: Dhanavajra Vajracharya, Translation: Kazuhiko Saeki]《古代尼泊尔史录：离车时代铭文集》. Tokyo: Akashi Shōten.『古代ネパール史料 リッチャヴィ時代の銘文集成』、ダナバジラ・バジラーチャリヤ編佐伯 和彦 訳, 東京: 明石書店.
- Sen, T. 2015. *Buddhism, Diplomacy, and Trade: The Realignment of India-China Relations, 600-1400*.《佛教、外交与贸易：印中关系的重置（600-1400）》.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Shakya, Milan. 1989. "Licchavi rājā vasantadevko euṭā arko abhilekh."《一通新发现离车王春天碑铭》. In *Gorkhāpatra daily*, Friday Kartik 12, 2045 VS.

- Shakya, P. S. 1990. "Bāghhiṭko licchavikālīn abhilekh." 《巴格提离车碑铭》. In *Gorkhāpatra daily*, Saturday Caitra 5, 2045 VS.
- Slusser, Mary. 1982. *Nepal Mandala.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Kathmandu Valley*. 《尼泊尔疆土：加德满都河谷文化研究》.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rong, John S. 2004. *Relics of the Buddha*. 《佛舍利》.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amot, K. & Alsop, I. 1996. "A Kushan-Period Sculpture from the Reign of Jaya Varman, A.D. 185 Kathmandu, Nepal." 《尼泊尔加德满都公元 185 年胜铠王治下的一件贵霜时期雕像》. <http://asianart.com/articles/jaya/> (downloaded 4.7.2016)
- Tiwari, Sudarshan Raj. 2001. *The ancient settlements of the Kathmandu Valley*. 《加德满都河谷的古代聚落》. Kathmandu: Centre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s, Tribhuvan University.
- Tucci, Giuseppe. 1962. "The wives of Sron-btsan-sgam-po." 《松赞干布的妻室》. 载 *Oriens Extremus* 9: 121-126.
- Vajracharya, Dhanavajra. 1973. *Licchavikālākā Abhilekha. [Inscriptions of the Licchavi Period]* 《离车时代的铭文》. Kathmandu: Centre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s, Vikrama samvat 2030.
- Vajracharya, Gautama. 1973. "Recently discovered inscriptions of Licchavi Nepal." 《新近发现的尼泊尔离车铭文》. *Kailash Journal of Himalayan Studies* Vol. 1, No. 2: 112-135.
- Verardi, G. 1992. *Excavations at Harigaon Kathmandu*. 《加德满都诃利岗发掘》. Rome: IsMEO.
- Xu, Li. 徐理. 2019. "Workshop Review: Inscriptions, Images, and Manuscripts along the Bod-Balpo Ancient Route of Contact." 《碑铭、图像、写本——蕃尼古道工作坊综述》, 《藏学学刊》第 20 辑, 页 366-375.

◆ 作者：阿闍黎·启昼 牛津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
 明霓 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和智识史研究所研究员
 翻译：罗鸿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Licchavi Inscriptions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Research

Diwakar Acharya and Nina Mirnig

(University of Oxford;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Translation by Luo Hong

(Peking University)

In the wake of the political stabilization of the Trans-Himalayan region through the foundation of the Tubo Dynasty and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seventh century C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Licchavi kingdom of the Kathmandu Valley and the economic and religious hub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considerably increased.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role of the Nepalese corpus of Licchavi-period Sanskrit inscriptions for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s of Trans-Himalayan relationships in this period of growth. It Provides a brief survey of the academic study of this corpus since its incep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typology of the inscriptions, as well as a brief overview of current research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the authors and their collaboration partners.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reviews important material and textual sources in Chinese and Tibetan that bear on the history of Nepal's relationship to its northern neighbors. The authors argue for the need to collaboratively review and tally these important multi-lingual sources and material evidences outside the Kathmandu Valley with the Nepalese materials in order to develop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ocesses which accompanie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 along this corridor between South Asia and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beyond during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